



不悔人间走一回

献给那些
在苦难中成长的人们

林鸿谦
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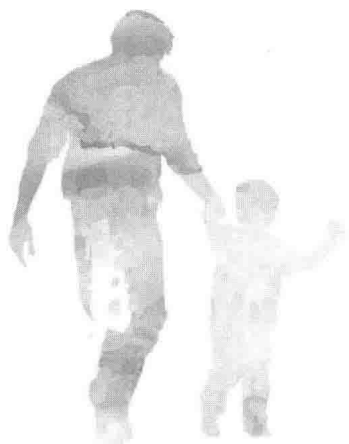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

不悔人间走一回

——
献给那些
在苦难中
成长的人们

林鸿谦
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悔人间走一回：献给那些在苦难中成长的人们/林鸿谦著. —广州：暨南大学出版社，2017.3

(光阴的故事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668 - 2064 - 8

I. ①不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林鸿谦—自传 IV. ①K825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6283 号

不悔人间走一回：献给那些在苦难中成长的人们

BUHUI RENJIAN ZOU YIHUI; XIANGEI NAXIE ZAI KUNAN ZHONG
CHENGZHANG DE RENMEN

著 者：林鸿谦

出 版 人：徐义雄

责任编辑：武艳飞

责任校对：黄志波

责任印制：汤慧君 周一丹

出版发行：暨南大学出版社 (510630)

电 话：总编室 (8620) 85221601

营销部 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(邮购)

传 真：(8620) 85221583 (办公室) 85223774 (营销部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 <http://press.jnu.edu.cn>

排 版：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

印 刷：湛江日报社印刷厂

开 本：787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：10.5

字 数：150 千

版 次：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3 月第 1 次

定 价：30.00 元

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自序

中国有个俗训：人生七十不留宿，八十不留吃，九十不留坐。这是因为人到了这个年纪说走就走，别耽误其“寿终正寝”。可是现在不同了，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，人的寿命越来越长，耄耋老人满街走的现象十分普遍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适逢八十一寿诞，我写了一首《八十一寿闲叙》：“年逾甲子不算老，古稀过后到处跑。耄耋身心仍健壮，米寿茶寿照样好。既老忆及当年少，家徒四壁缺温饱。苦力练就身骨硬，尤喜今日无三高。”诗毕收到老同学诗一首，我以“不悔人间走一回”为题和之：“春风杨柳舞翩跹，前苦后甜皆有因。天下大事有己任，不悔人间走一回。吾辈慎微少惹事，骄阳灯下苦读书。祝福老友功名就，欢声笑语且连珠。”于此有了灵感，我就打算再以“不悔人间走一回”为题来抒写我的人生。

几年前，我写过《我的人生三道茶》（见附录），追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不过内容比较简单，女儿看了不满足，常叫我再写详细一点。但思忖了很久，仍没有下定决心，也没有勇气，担心自己没有这个能力。现经过良久的思虑，即使赶鸭子上架也要把它写下来，权且当作把芳香留在人间吧。

有人说，有一句说一百句的是文学家，这叫文采；有一句

说十句的是教授，这叫学问；有一句说一句的是律师，这叫谨慎；说一句留一句的是外交家，这叫严谨；有十说一句的是政治家，这叫心计；有一百说一句的是出家人，这叫玄机。我以前是教经济学的教授，现在已经退休了，不过是按月拿教授级的退休金罢了，谈不上有一句说十句。况且隔行如隔山，在写作方面，我既不是科班出身，也不是半路出家，不懂得什么文采，只能是有一说一，平铺直叙，但愿读者不嫌啰唆就是了。

2016 年 10 月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自 序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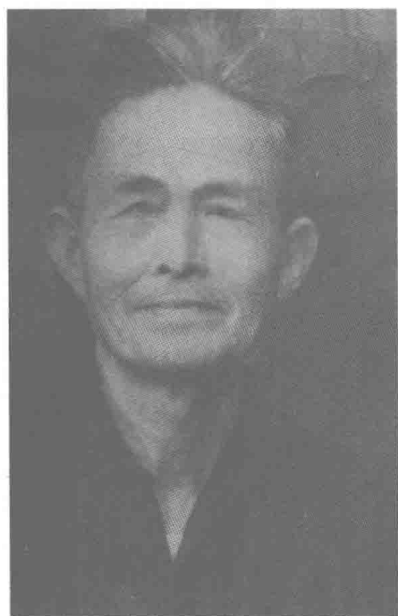
1 我的家庭	(1)
2 童年趣事	(9)
3 逃难生活	(13)
4 求学之路	(17)
5 青春萌动	(26)
6 步入社会	(30)
7 天之骄子	(37)
8 短暂的教书体验	(45)
9 国际商品市场的侦察兵	(47)
10 回到原点再当农民	(53)
11 回 城	(58)
12 重新站上这三尺讲台	(64)
13 我的教学生涯	(71)
14 夫妻双双游天下	(85)
15 旅美随感	(92)
16 暮年闲步沪苏杭	(111)
17 我的爱妻王学竹	(122)
18 苦命的妹妹	(137)
19 喜把芬芳留人间	(140)
20 桃李满天下	(144)

附 录 我的人生三道茶	(154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后 记	(158)
-----------	---------

1 我的家庭

1933年4月29日，我出生于海南加积镇的一个贫苦家庭。可以说，家里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。早年，父亲林树麟和母亲吴华美靠着租种一个华侨地主的地过活。后来他们又学会了泡豆芽和种菜，日子才有了一点好转。



父亲林树麟，享年 89 岁



母亲吴华美，享年 99 岁

父亲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姐姐。大伯林树汉在年轻的时候帮爷爷做点小工。爷爷林茂麒一生以做毛笔谋生，做好的成品交给大伯拿到加积镇卖掉。大伯年少没长性，又好赌，经常拿卖笔的钱去赌博，而且总是输个精光，狼狈地拿着空米袋回来向爷爷求饶，后果则是大家不得不饿一餐。我家就是这样一餐不接一餐地艰难度日。

三叔林树椿比父亲小几岁，很小的时候就当“卖猪仔”去了马来西亚槟榔屿做苦工，一生都在一个不知名的矿山里开采锡矿。他没有读过书，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，一辈子写信回家都是找别人代笔。他去南洋几十年只回过一次家，而且是办终身大事时才回来的。婚后不久又走了，留下怀了孕的苦命妻子独守空房。几个月后，三婶为他生下一对双胞胎，起奶名叫不金和不鉴，可惜不久之后都夭折了。



未曾谋面的三叔林树椿

三婶也是个苦命人。她是一位黎族姑娘，幼时因为家穷被送给大坡村一户姓许的殷实人家当养女。三婶自小患有中耳炎，耳朵里老是流脓，待年纪渐长后耳朵就彻底聋了。因为她是黎族人，人们就给她起了个不雅的名号，叫做不黎。

三叔婚后重赴南洋，虽然也寄钱回来养家，但由于夫妻两地分居，他又在南洋娶了一个女人。我相信三叔不是陈世美，他也没有资格当陈世美，不过生活所迫罢了。他在南洋再婚后又生了一男两女，男的叫林鸿森。后来，那位南洋婶婶病故，三叔就托村里的走水客荣伯把三婶接去照顾年幼的儿女。可是，三婶的心结一时难以解开，在情感上，很难把兄妹仨当作自己

的亲生骨肉，开始时，打骂是家常便饭。但是日久生情，一段时间后一家人开始和和睦睦地过日子了。

三叔对我们也情感深厚。1939年，日军占领海南岛，我们到处逃难，没有经济来源，三叔就想办法托人带钱回来接济我们。在国家经济困难那几年，他也一桶一桶地寄回咸肉咸蛋。那时我在北京得了浮肿病，父亲又把一部分转寄给我保养身体。1956年，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，写信向他报喜，他就寄给我一块梅花表。这在当时来说也算是奢侈品啊，让我自得了好一阵，跟其他同学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几点钟呢。1969年，我在北京结婚的时候，他也照样送给我妻子一块梅花表。庆幸的是，那时领取国外包裹不需要付关税，只交五角钱手续费就行了，否则我们的负担就大了。

大约是1965年，三叔退休了，领了几万元退休金，他来信征求父亲意见：“是回国定居，还是留在马来西亚？”父亲答复他：“你可以先回来看看，满意就留下，不行就走。”后来三叔考虑到子女都在外面，一个人回来也不是个办法，而且回来看看又要花掉一笔钱，不如就地买房过日子算了。1990年父亲去世，我写信向三叔报丧，不料，我接到的却是他孙女的回信，说三叔在我去信前一个月过世了。

2013年9月，侄子林允泮请来禅师为我刚过世的老母亲做禅事，顺便也为三叔招魂，把他引回来落叶归根。体留他乡，魂归故里，也算了却我们后人的一个心愿。

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说我的大伯。爷爷过世后大伯就在登心岭搭了一个茅寮，开了间小铺，卖一些油盐酱醋、糖果饼干之类的东西，因为小铺子离村子不远，生意还过得去。如果哪家家里缺了什么，就把钱交给孩子，说：“你去一趟林铺。”但是这个林铺比起电影里的“林家铺子”差远了，否则我的大伯就不至于穷困潦倒了。那时，我的堂兄林鸿标和林鸿彬也在铺里当帮工。伯母则在家里用竹篾或椰松扭绞绳子。工具很简单，

一个带三条槽子的梭子，一座手摇轮子，一手掌梭，一手摇轮，顷刻间三条细绳就绞成了一条韧性很大的粗绳子。在年幼的我看来，这样的活计甚是有趣，于是，我常常帮她掌梭子。当然，这活计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要把一片片竹篾或一扎扎椰松绞成细绳子还得花很多功夫。

大伯于新中国成立前过世，没有听到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的嘹亮歌声，也没有看到优美的腰鼓舞，更没有享受过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。我记得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春节某一天傍晚走的，当时我们小孩子在院子里玩耍，听到他“啊啊”地呻吟着，进屋一看，他在厅堂的地上打着滚，神情很是痛苦，我赶快跑到菜园里将父亲叫了回来，可惜兄弟俩见面后不久，大伯就去世了。

父亲还有一个姐姐，嫁到下坡村，不过因她去世得比较早，我没有见过，后来姑丈续弦才有了我们的表兄弟。姑丈以木工活谋生，经常来我们家帮忙修理水桶、门窗等。

爷爷遗留下来的祖屋，是一房两厅的屋子。按照俗规，长子享有左厢房，右厢房则属于第三个儿子，父亲是老二，没有分房的份。一旦远在南洋的三叔回来，他就没房子住了。有一天父亲对爷爷说：“爹，要是刮一场大台风，我就有钱盖房子了。”原来父亲那时是靠泡豆芽过活，台风一刮，市场上什么菜都没有了，豆芽必将大幅度涨价。当时他正好储存着几缸黑豆，把它泡成豆芽卖，那样就可赚到盖房子的钱了。结果，没过几天狂风暴雨真的来了，到处闹水灾，市场上什么菜都没有，唯有豆芽。父亲白天忙着浇水，卖豆芽；晚上忙着数钱，不久新房子真的就盖起来了。

父亲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很深，自己住上新房子后又考虑起弟弟的婚事来。他到处张罗着找亲家，后经人介绍，三叔的对象就落在南屈大坡村。为了提亲，父亲就安排自己的妻子和大嫂捣米做礼果。可是大嫂那边没有提前说好，就由妻子一

人捣米。妻子便闹情绪：“弟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！”父亲听后生气，打了她一巴掌。结果，她一时想不开，趁父亲去卖豆芽的间隙在房门旮旯上吊自杀了。这就是父亲的原配，她也是个凄凉悲惨的女子，每年清明节我回去都会在她的墓前祈祷：“千万别再做傻事了。”

我跟父亲的前妻家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外祖母一直待我如自己的亲外孙。我在外祖母家上小学时，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以前舅舅、舅妈在世的时候，我回家探亲总要去拜访他们，感谢他们的栽培之恩。现在与我联系最为密切的是舅舅的外孙女莫壮丽。记得她当年考入佛山邮电学校念书时，经常来广州拜访我们。她的母亲，即舅舅的女儿，也是我小时的玩伴，现在时隔几十年，一见面还是那么亲切。2016年我们全家去三亚旅游时又得到她们热情款待，盛情难以忘怀。



我的表侄女——三亚市天涯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莫壮丽

父亲的原配过世后，经姨母和文以昌的母亲介绍，我母亲就过门来嫁给了父亲。母亲是丧夫的寡妇，于是，他们二人结合，我便来到了人间。

自父亲的原配过世，姐姐就被寄养在外婆家。父亲再婚后，外婆就对姐姐说：“你现在有了后妈，回去跟他们一起过吧。”母亲跟姐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母亲对这个女儿很好，视如己出。我出生后，姐姐无微不至地照顾我，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。乃至姐姐弥留之际都在说：“我最记挂的就是鸿谦弟弟。”

因为家穷，姐姐的一生很是坎坷。她三岁时，父亲就买了一头小牛犊让她放牧，说：“不茵，好好把牛养大，将来就靠它卖钱办你的嫁妆呢。”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姐姐出嫁，果然是卖了那头陪伴她十几年的老牛办嫁妆，从此家里就没有牛耕地了。然而，几个月后海南岛解放了，分田分地分农具，我们和鸿标家合得一头母牛，一直养到公社化。

姐姐是三岁时订的婚约，加上嫁妆微薄，在婆家没有地位，经常挨打挨骂，新中国成立后就解除了婚姻关系，改嫁给同一个大队的王惟贤为妻，生了个女儿，名叫王春燕，生活过得很美满。可终因哮喘病发作，过早被病魔夺走了生命。

我的生母来自村仔村，以前，妇女社会地位低微，没有名字，什么地方来的就将那里的地名再加上一个称呼，母亲刚来时人们都叫她“村仔娘”，生我以后就改称“村仔嫂”，再过几年又叫“村仔婶”，后来年纪大了就叫“村仔婆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上户口就随便起了一个名字，叫“吴华美”。吴是她的本姓，华美是中华美人吧，也算是个好名字。但是这个名字从来没人叫过，人们只知道她是“村仔婆”。

母亲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家里也穷得上顿不接下顿，外公外婆来我家时，母亲总要舀些米给他们带走。

大舅去世得比较早，没有留下后代。后来大舅母改嫁到塔洋镇，但仍与我们继续保持往来，跟母亲就像老姐妹似的，很是亲近。

二舅由于穷困潦倒就去了南洋，跟三叔一样，在家乡娶了一房妻子，在南洋又找了一个老婆，还生了一个儿子，儿子不



晚年时的母亲

到三岁就托人带回来给老家的妻子照管。虽然他到南洋后一去不复返，但逢年过节都寄些钱回来贴补家人。我母亲也会分到一些，总算还有一点儿兄妹情谊吧。

二舅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表兄，名叫吴乾天，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，算是我小时候的挚友。

父亲的人生是奋斗的一生，经过十几年的惨淡经营，终于有钱赎回被爷爷抵押出去的几块坡地，又买了两块共三分面积的水田。但那是在山丘下面的贫瘠山泉地，长年涌流着泉水，施多少肥都会被冲走。由于长期泡水，土壤很松软，耕牛下去泥水都淹到肚皮，劳作很是辛苦。

我们家坐南向北，是寒门，父亲很信风水，认为我们没有生育男丁就是这个寒门作怪。一直以来都想建一堵围墙挡住北风，但均不能如愿，直到我去暨南大学教书，经济稍为宽裕才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孩提时的我已懂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，除用自己幼小的身躯助父母一臂之力外，还下决心苦读诗书，借以改变自己的人生。当时经常听大人说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

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我不求黄金屋也不求颜如玉，只求将来能过上好日子。纨绔子弟在玩耍，穷人孩子放牛娃。我的人生就是从放牛娃开始的，但我不满足于当一个放牛娃。我长大了要把幸福生活带给生我养我的父母。自小我就立志要学习匡衡，凿壁借光；学习苏秦、孙敬，刺股悬梁。从此定下我的人生方向。

2 童年趣事

有钱人家的孩子，除了不必为衣食住行担忧之外，还可以到处观光游览，会客玩耍，不一而足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我很小就要帮父母谋划生计，过着与别人家孩子不一样的生活，对人生也就有了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理解。总而言之，我的童年是迷惘的、彷徨的、惆怅的童年，但同时也是快乐的童年。

记得母亲曾经告诉我，我一出生就对这个世界非常好奇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很快就会喊爹喊娘。特别是过周岁生日时（海南人叫“做对岁”）的那天晚上，家里准备了简单的菜肴，因为是晚上，所以要点汽灯照明，由于好奇，在别人给汽灯打气的时候我就伸手去摸灯纱，一下子就把灯纱撞碎了，害得别人又要换上新的。

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，做周岁生日时要用米粉做各种形状的寿果摆在厅堂上，其中有文房四宝、农用工具、刀枪剑戟、算盘账簿、锯刨锤凿等，让婴儿抓周，以喻知将来的职业。父母也给我准备了这些东西，我看着这些东西，哪个都想要。“不行不行，只能要一件，最多两件。”大人在喊。大人总是希望我选文房四宝，便把这些东西推到我面前。我拿了一个砚台和一

把锤子，砚台属于文房四宝，喻示将来是读书人。那么锤子呢？原来拾起锤子是喻示将来要干工人的活，但此时又有人解释，锤子是用来装订书本用的，这又和文房四宝连在一起了。

当时父亲又去庙里为我抽签，卜知我将来的人生。签面是“缸里弹琴”。这签似乎怎么解析都可以：一是在缸里能弹什么琴，没出息；二是虽然琴弹得很好，但是在缸里弹没人听得见，没用；三是尽管是在缸里弹琴没人听见，但是天长地久练出真本事，也会留芳于世。于是，我到底会有哪种前途，还是谁都说不清。

长大以后，知道了这些事，觉得很可笑：一辈子的事业前途怎么就由一两件寿果或者一个卜签来决定呢？这更多的是父母对孩子的期盼，期盼儿子成才之情不言而喻。

自会走路以后我就经常跟着姐姐去放牛，她用绳索牵着牛鼻子在前面走，我就跟在牛后面跑。有时走不动了我就坐下来哭，姐姐就抱我坐到牛背上去。再大一点，我们就有了分工：她捡牛草，我放牛。牛草有两种：一种是绿油油的嫩枝嫩叶，用镰刀刈下来就可以了，这种饲料草只在春天或夏天才有。另一种是草根和草梗，到了秋天或冬天就没有了嫩枝嫩叶，只得铲草根和草梗了。草根和草梗铲下来之后，还要拿到池塘里清洗，因为带土的草根和草梗牛是不吃的。冬天的池塘，水冰凉冰凉的，姐姐的手总是冻得通红通红。

冬天里放牛时，母亲怕我受凉，总是炒一些米粒放在我的口袋里，让我时不时拿来嚼一嚼。炒米粒的米是很特别的，那是在割稻时刚收下的谷子，煮裂后晒干所碾出来的米。把这种米放在锅里炒，一阵噼里啪啦的爆响之后，香气四溢，这在当时缺衣少食的年代可谓一道美食。有时没有工夫炒米粒，母亲就给我几文钱买姜糖来吃，说辣味可驱寒暖身。

村子里还有几个放牛的孩子，有时候相约一块儿去放牛，牛吃牛的草，我们玩我们的蹦蹦跳，也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。

但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独来独往，那时听了很多闹鬼的事，虽然很吓人，但当别人说起时，总是忍不住又听。当牛跑到墓地特别是新坟旁边吃草时，我都不敢去把它拉回来。后来变得聪明一些，一出门就自始至终骑在牛背上，手里紧紧地拽着牛绳，想去哪里就指挥牛吃到哪里。这是人指挥牛，不是牛引导人。

表兄吴乾天经常来我们家玩，跟我一起放牛。他每次来我都很兴奋，因为有伴了。他比我大几岁，懂的东西比我多，是我小时候的偶像，他经常在灯下用十个手指握拳投影，一会儿是鸟，一会儿是猫，一会儿又变成了狗，真的很好玩。

尤其让我难忘的是，一次我们在放牛时发现了一个鸟窝，小鸟在窝里吱吱地叫。表哥爬上树把鸟窝抱了下来。啊，那是只小八哥！我们高兴地把它带回家。当我们在登心岭放牛的时候，表哥指着西边很远的大山说：“那是白石岭，在那白白的石头下面都是黄金，但那里很远，我们去不了，等我们的小八哥长大了就叫它飞过去把金子噙回来。”我憧憬着美好的那一天。从此，我有了一个新的伙伴小八哥，每天都伴随着我去放牛。

小八哥的食物很简单，就是各种小虫子，我们总是抓一些蚂蚱来喂它。有人说：“你要让它快长大，就要买瘦肉给它吃。”这，我们哪养得起啊！有一天，我带小八哥去放牛，后面飞来了一个带仔的八哥群，叽叽喳喳地叫，把我的小八哥带走了。小八哥走了，让我哭了好几天。几十年后，回家乡拜访老同学文以昌，一进他家门，就听到他家的八哥向我打招呼：“你好。”这又勾起几十年前的往事，不胜感慨。

前面提到闹鬼的事，儿时的乡下，娱乐活动贫乏，鬼故事便成了茶余饭后大家闲聊的主题，惊险又刺激。一天早晨，大伯母在院子里呱啦呱啦地讲个不停：“昨晚那个妖精又带人来房里睡了，搞得我一晚都没睡好，满屋子腥膻味。”大伯母讲得绘声绘色，很是恐怖。这大概是她的梦幻吧，触景生情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的心境。